

S
HEN
TAN
SHENTAN



神探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神 探

严大伟 编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1989 • 北京

神 探
严大伟 编译

*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
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)

浙江浦江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200千字 9.25印张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浦江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1000册

*

ISBN 7-80035-371-0/I·58

定 价: 3.40元

目 录

私人女神探莎拉	(1)
刀锋上的旅行	(80)
穿女罩衫的凶杀犯	(144)
结婚株式会社	(169)
恐怖之夜	(193)
黑屋藏娇	(222)
第四个谋杀对象	(266)

私人女神探莎拉

一

一声凄厉的尖叫。

半夜里莎拉惊醒。尖叫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着。她掀开毯子，坐在床沿，大汗淋漓，睡衣湿漉漉地粘在身上。她打了个寒战，把头埋进手掌间，试图想想别的事使自己轻松下来，可脑子里就是甩不开那段可怕的回忆。

安迪离开人世已四年了。他是家大杂志的记者，精明能干，采访任务繁重，时常为州长竞选之类的重大事情奔波于加州的几个城市之间。莎拉理解丈夫的极强进取心，从不为频繁分离发出一句怨言。

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莎拉开车去机场接到刚从洛杉矶回来的安迪。回到市区已是十一点钟了，安迪神情异样地要去办公室。莎拉问他有什么事，他不肯告诉她，只是说不想让她卷进去。莎拉在车子里等着，接着听到安迪的一声惨叫，待她跑到办公楼前，安迪已躺在血泊里。不远处一辆形

状怪异的小轿车飞驰而去。

莎拉毫无保留地配合警方调查，提供了安迪生前所有的笔记本、录音磁带等。不久，她的父母亲从夏威夷赶来，帮着安排了后事。几个月后，警方的调查毫无结果，连安迪的那些东西也不知塞到哪里去了。莎拉为安迪雪恨的希望成为泡影，她大病了一场。从此，安迪遇害时的情景总是在梦中死死地缠住了她。

一只狗叫了两声。莎拉一惊，接着叹了一口气。她走到窗前，拉起帘子，月光下的四野阒寂，阴影簇簇，倒象是对这场恶梦补充着氛围。

身后传来响声，她转过头去，十二岁的维莉尔站在房门口，客厅的灯光从背后勾出了她那亭亭的轮廓。

“您又做恶梦了？妈！”维莉尔不安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回去睡吧，你不该起来的。”

好不容易捱到第二天早上，莎拉做好早饭，待女儿上学去后，换上一套牛仔褲、运动衫，走出家门。

九月的加州常常是阴云低垂，可这会却是阳光明媚。莎拉的心情也开朗起来。她沿着科里桑大街向西走着，安迪遇害后的桩桩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警方偃旗息鼓了。莎拉不甘罢休，找到了很有名气的私人侦探卡斯。安迪身后的抚恤金所剩无几了，她提出帮他做些日常事务作为报酬，卡斯答应了。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进行侦破，还是没有查出什么头绪。在此过程中，莎拉对私人侦探工作产生了兴趣，拜卡斯为师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，侦探的传授是严格缜密的，莎拉慢慢地能在自己的时间里为他办几件案子了，她的生活也由此变得充实起

来。工作和家务之余，她又从夜校拿到了心理学的学士学位，得到了私人侦探执照，开办起自己的侦探业务。

不一会，到了市场街八十一号，这是座用耐火砖砌起来的坚固建筑，里面的住户都是事务所、办事处之类的。莎拉径直走了进去，上到三楼，顺着内走廊，往南走去到了东门第四个门。她猛地停下脚步。大理石镶边的门玻璃上写着“莎拉·斯高特私人侦探。”可门锁不知被谁砸开了。

莎拉把肩上的挎包移到面前，掏出九毫米的“小美人”手枪，打开保险。她从门上的小孔朝里一看，不禁一愣：一位中年妇女坐在外间接待室里，静静地抽着烟。她身材高挑，一顶松软的大帽子遮住了大半个脸。莎拉轻轻地推开房门，移步上前。

“你好，夫人，我叫莎拉，您上这儿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你这处所倒是不惜。”那女人微微一笑，目光扫了一下屋里的陈旧家具。接着又问：“看来你是位私人女侦探罗。”

莎拉点点头，身体微微前倾。

“我能知道你的收费标准吗？”

“二百块钱一天，外加其它费用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她扭头朝门口看去。

莎拉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这幢楼的房主哈利斯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，正刮着玻璃上的字。她心头一颤，这该死的，原来东门是他砸开的。她转过脸来，若无其事地说道：

“我这事务所正在整修。”

“噢——”那女人深奥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，眼睛转一下，说：“我想我大概需要你的服务。我想了解我的男

人是否有外遇，你能向我介绍一下你以前办过的此类案件吗？

“这可不行，我有义务为我的主顾们保密。”

那女人身子往椅背一靠。“好，我喜欢你的爽快。”说着，她从皮夹里抽出一叠钞票，“这四百块钱是我的私房钱，你先收下吧。噢，对了，你叫我利尔敦太太好了。”

莎拉点点头，给她开了张收据，继而问道：“您怎么想到您丈夫另有新欢呢？”

利尔敦太太打开了话匣子。原来她的丈夫是位社会心理学家，挺有名望。他们结婚十二年了，仍膝下无子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们的性生活越来越乏味，后来干脆停止了。这且不论，他的性情变得乖戾孤僻，日夜郁闷不语，看上去很不对劲。

“利尔敦太太，您带来他的照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迷惑不解地答道。

“那请您告诉我他的大概模样，便于我盯梢。”

“哦，那好办。他是我们居住区里唯一的黑人。”

送走利尔敦太太，莎拉走到哈利斯跟前。他冷冷地打量她一下，皱起眉头。“你干嘛还不搬走？我打算把这间屋租给别人了。”

“这地方不赖，哈利斯，我不想离开这儿哩！”

“这世上可没有不要钱的东西哦。”哈利斯眯起眼睛，盯住莎拉凸起的胸部。“你要想住，就不能拖延房租。当然，付房租不止一种方式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。”

“我不懂，我向来以现金支付。”她顺手甩给他六张格洛宁的新票子。哈利斯愣住了，一下子无言以对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莎拉驱车来到利尔敦夫妇的二层楼住宅前，坐在车里等着。九点一刻了，利尔敦先生出了家门。莎拉拿起座位旁的照相机，调好光圈速度，把镜头对准目标。利尔敦先生面目慈善，但神色阴郁。莎拉“咔嚓”按了一下快门。

只见利尔敦先生走到车库门前，脚下皮鞋上沾着露水，一头钻进波斯牌汽车。莎拉大惑不解了：他怎么把车子这样露天停着，也不怕那些手段高明的窃贼？除非他是随时准备驾车出走。

几分钟后，莎拉尾随利尔敦到了一幢医疗大楼前。她伸手从后座上拖过来一只牛津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只录音机模样的玩艺儿，抽出了天线，放进一盘磁带，按下按键。接着，她又摸出一粒怪模怪样的磁性窃听器，塞进裙子口袋。这套窃听装置是莎拉独自开业时，卡斯花了一千美元买给她的礼物，灵敏度极高。

“您找谁？”门厅女接待员问莎拉。

“我想见见利尔敦医生。”莎拉进利尔敦的诊所不仅是为了放置窃听器，还想当面摸摸这位黑人医生的底。

接待员走进里面的房间，莎拉果断地走进台前，把窃听器塞到电话机底盘下吸住。那女人回到门厅，微微一笑：

“你愿意意见其他的医生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莎拉没有明白她的意思。

女接待员双手一摊：“利尔敦先生刚进来就离开了，一

定是从边门出去的。”

莎拉不等她把话说完，掉头向楼梯奔去。

下楼后她侧身藏在一根水泥柱后，盯着下来的电梯。只见利尔敦慌乱地跨出电梯，大步朝门外的汽车走去。莎拉一愣，要不是刚刚见过，她简直认不出他了。这会他一身衣服都换了，加了顶帽子，鼻梁上还多了副镀汞墨镜。

莎拉也匆匆走进自己的汽车，跟在利尔敦的车后，利尔敦连续换挡，车子向海滩方向飞驰而去。莎拉也加大油门，紧追不舍，绕过几条街道，利尔敦进入一个西班牙语社区后降低车速，莎拉满意地笑了——卡斯曾说她是只“生就的影子”，夸她对这套本事一学就会。

前面是几幢灰白色的楼房，四周围以棕榈树和绿茵茵的草坪。入口处挂着标牌：重返社会训练所。莎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利尔敦每天都要到这家戒毒馆作义务咨询和治疗。

离戒毒馆不远有座临时搭起的台子，台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和号召选民们投现任州长票的标语。那些工作人员有的在忙乎着，有的在一旁抽烟闲聊。台前聚了不少人，多半是当地居民。利尔敦径自走进戒毒馆，莎拉跨躇一会，决定在外面等着。

台上的演出开始了，喧闹嘈嚷中州审计官康洛德和民主党州议员安娜女士先后登场致词。莎拉觉得审计官有点面熟，便向前凑去。她一下想起来了，这人和安迪有过一段交情。那时他们一道为一位人微言轻的候选人竞选州长拉选票，事成后被人冷置一旁，安迪对此不无揶揄。如今，那位年青的候选人已是老练的州长了，正在为连任参加竞选。康

洛德也位尊禄厚地坐在那儿。而安迪……

她一阵心酸，赶忙抽身朝后退去。

利尔敦低头弓腰，愁眉苦脸地从大楼里走了出来，莎拉举起相机拍了一张。他为什么上这儿来？肯定不是会诊，也不象是取消什么约会。

莎拉跟着他穿过草坪，来到街上。利尔敦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个电话亭，拿起话筒。看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莎拉揣度他是在和情妇约会，可他只讲了几句电话便断了。他骂了一声，把话筒一损，出来又上了车。

利尔敦的车漫无目的地绕着威尼斯路转，这可把莎拉难住了，她猜不透对手要去哪儿。车到路口，利尔敦的车加速冲了过去。交通灯由绿变黄，莎拉吃了个红灯。她猛地煞住车，眼睛盯着交通灯。蓦地，红灯晃动起来，她呆住了，一阵胸闷。

恶梦又在眼前出现了。

“嘟、嘟！”莎拉一惊，红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绿，后面的车子在鸣喇叭催她。她揉揉眼睛，利尔敦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“真该死！”她咕哝着，从车镜里看见自己脸色灰白，冷汗涔涔。

翌日清晨，莎拉又开车来到利尔敦家附近，十点半了，利尔敦才出来上了车。他绕了几个圈子后，插上了五号高速公路。莎拉不敢大意，全神贯注地驱车紧紧跟着。这个人究竟要干什么？仅仅是为了和一个女人的私通？

十分钟后，利尔敦的车猛地左转弯，进了马里布海滨汽车旅馆——一组供游人周末度假的简易小屋。莎拉刹不住

车，又往前开了一段路，走了几个U形，停在离旅馆不远的地方。她抓起相机下了车，走上两座房子间的一个土墩，四下观察起来。利尔敦也不登记，急匆匆走进二号屋。她蹑手蹑脚，挨近小屋侧面的窗下，屏住气息，轻轻推开窗子朝里窥去，眼前的情景使她倒吸一口凉气，难怪这位德高望重、养尊处优的黑人医生成天忧郁寡欢、行迹诡秘呢，原来他在这儿和另一个男人幽会。

莎拉窘得面红耳赤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利尔敦是个同性恋者。可怜的利尔敦太太，你的丈夫有这样羞于告人的事，他当然要瞒你。

她取下相机镜盖，准备拍张照片交给利尔敦太太。窗子太高了点，她挪过两块炉渣砖垫着站了上去。屋里，利尔敦坐在床沿，不知为什么情绪显得很激动，另一个男人四十光景，在房间里踱着步。莎拉不觉有点纳闷：同性恋者在一块是这样的吗？

那男人先开口了，莎拉听到他们压低的嗓音。

“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”

“我能骗你吗，艾伦？”

“利尔敦，你要拿出证据来，我毕竟要考虑自己的名声啊！”

“当然有证据。这里说话还是不方便，我明天再和你电话联系。”

莎拉想往前凑凑，脚下一滑，从砖上摔下来，嘴巴在窗台上重重磕了一下。她忍着疼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把砖头挪到一旁，迅速地躲到墙边。

利尔敦从那扇窗口伸出头来，神色紧张地说：“你进来

时窗子是开着的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没注意。”

“你他妈的怎么也不看看！”利尔敦忍不住责备起来。

“好了，我看你有点神经过敏了。”

“去你的。你刚才没听见那响声吗？算了，我走了。明天等我的电话吧。”

门砰地一声，莎拉闪到一边，看到利尔敦出来上了车，屋里他的那位朋友，把一只录音机塞进口袋。

三

莎拉顺着沿海的公路驱车回城，心里盘算着怎样对利尔敦太太说。她的男人没有什么外遇，这已是确定无疑了，可他所处的困境似乎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风流韵事。等等吧，明天再探个究竟。

她叹了口气，这会该休息一下了。她把方向盘往左一打，车子沿着一条卵石小径，来到濒临海边的一组平房前停了下来。萨姆的小别墅就在这儿。

一个多月未见他了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分手这么久。他和安迪是大学时代的挚友，她从心底崇拜这位男子汉。当初萨姆也爱上了她，为了和安迪的友情才作出了感情上的牺牲。安迪热情进取，是生活中的强者。萨姆呢，则有点超凡脱俗，一直独身未娶。安迪死后，萨姆成了她的保护人，他们的友谊由此重新开始。两人互诉心曲，感情很快发展到了高峰。萨姆多次邀她同住，她执意谢绝了。她要待安迪被害之谜解开后再开始新的生活。眼下，萨姆和两只猫住

在一起。

莎拉卸下院门上的链条，走进这座用旧砖垒成的院子。萨姆躺在夕阳下的沙丘上，凝视着远处的海景。

“你好，萨姆。”她温柔地说道。

他转过脸来。

“莎拉！我正要打电话找你呢，这些日子你都上哪儿去了？”

她嫣然一笑，也不答话，上前两步扑到他的怀里。两张滚烫的嘴唇忘情地吻着。一刹那，莎拉真想抛下那些烦恼，和他结合。

“你近来好吗？”萨姆盯着她那迷人的眼睛。

“运气不错，又接上一桩案子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趣事秘闻说给我听听？”

“我在一家汽车旅馆里看见两个男人在一个房间里。他们鬼头鬼脑的，可又不是在搞同性恋。”

“天啦，你在盯人家的梢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？侦探嘛。我跟踪的那家伙说了桩什么事，另一个人说不可思议。好象其间有什么凶险似的。”

萨姆紧紧握着莎拉的手：“答应我，亲爱的，不论做什么都要留神。”

她深深地点了下头，俩人牵着手向屋子里走去。

第四天。莎拉照旧注视利尔敦的行踪。

利尔敦走到诊所大楼前，没有进去，而是弯到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。他挂了个电话，紧接着又打了一个。莎拉马上明白了：第一个电话是给他在汽车旅馆约会的那个艾伦的，因为他们约定今天通话。第二个电话是个长途，利尔敦投了

一大把硬币进去，足足讲了五分钟。大概是艾伦让他求助于这个人的。说完后，利尔敦又拨一个号码。这是给谁的呢？象是当地的。

利尔敦打完电话后进了诊所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出来发动起车子，刷地冲出了停车场，朝东边驶去。莎拉先是一愣，紧跟着也打开油门，车子从路边冲了出去，她不顾交通灯信号，方向盘猛地一打，挤进了车流中，然后加快速度，赶上了正向威尔七街转弯的利尔敦车子。

利尔敦驶上高速公路，往北驶去。莎拉渐渐明白过来了，对，他和另一个城市的那人通电话后还想面谈，便打了第三个电话订下了机票。没错，前面的车子转上了去机场的路。

利尔敦行驶靠近候机楼的多层停车场。莎拉减低车速，等他的车进了门后，刚要跟着驶上斜坡，门上方的霓虹灯闪了起来：已满。一道红箭头指向外边的沥青路。她皱皱眉，在外面停下车后，迈开大步跑进停车场。里面并没有停满，信号灯好象不对劲。她缓下步子，喘了几口粗气。里面一片寂静，只有一个身着玫瑰红制服、体态苗条的空中小姐站在那边。她手里提只购物袋，背对着门口。这人站在这儿干嘛？等利尔敦？

“砰！”莎拉扭头朝关车门方向看去，只见利尔敦提着一只公文包往另一端电梯上走去。莎拉下意识地立在原地，没有立即跟上去。

那边的空姐正盯着利尔敦，嘴巴对着一只微型步话器说着什么。莎拉知道不好，要出事，还没有来得及向利尔敦发出警告，只见一辆小汽车飞驰而来，直向他开去。莎拉吓得目

瞪口呆，一下捂住嘴巴。利尔敦听到车声转过头来，惊恐万状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车子箭一般地将他撞倒在地，轧了过去。

四

莎拉僵住了，一霎间一切好象都凝固了。利尔敦被撞死的情景在眼前朦胧地重现，倒在地上的利尔敦变成了安迪。啊！恶梦在眼前活生生地出现了！莎拉跪了下来，一阵窒息，真想大叫几声。啊，那车子……。她惊恐地呻吟起来，怎么和撞安迪的那部如此相似？

她深深吸了两口气，睁开眼睛，头脑渐渐清醒起来。那边的空姐几步冲到利尔敦的尸体前，一把抓住公文包塞进那只购物袋。

“唉，站住！”莎拉站起身来喊道。那空姐头也不回地朝电梯口跑去，莎拉紧紧追了上去。那女人没上电梯，而是穿过几排汽车朝另一幢楼跑去。莎拉从那部车子之间插进去，缩短距离。她拔出了小手枪，瞄了下目标，又放下手来。她心里明白，扳机一扣可就要闯祸了，还是追上去逮住她再说。

候机楼里，那空姐拨开人群挤到订票处前，和六、七个身着同样制服的空姐站在一起。莎拉还没有追到跟前，她们又散开了，同时朝四方走去。莎拉楞了一下，跟上了朝登机口走的那个。

没错，那身材，那大包，还有那一头黑发，她正在等着过安全检查呢。莎拉上前，抓住购物袋。那空姐回过头来：

“干嘛？”包带挣断了，东西撒了一地，里面哪来什么公文包。莎拉诧异极了，再抬头一看，才知道盯错了人。

莎拉在众目睽睽下顺原路走出了大厅。她已顾不上什么尴尬，只是怨恨自己跟丢了一个参与这场谋杀的人，同时更责怪自己当时竟没想到看一下那部车子的牌照号码，它和当年撞死安迪的那部车太象了。莎拉咬紧两腮，眯起双眼：四年前的迷案露出端倪了，给安迪报仇又成为可能了！

警察很快赶到调查现场，救护车抬走了利尔敦的尸体。莎拉在一旁冷眼看着，她一想到安迪死后那一年和警察打过的交道，就懒得理睬他们。

从机场出来的路上，莎拉心里充满了疚意。跟踪他两三天时间，目睹了他的古怪行为，可自己怎么就没有预察到比私通更严重的事呢？他掌握了某些隐秘，要赶到什么地方去告诉艾伦推荐的一个人，却让人给算计了。

想到这里，莎拉眼睛一亮：好，先找这个艾伦去。她转面一想，利尔敦的事还未了结，尽管这是桩棘手的事。于是她给利尔敦太太挂个电话，然后来到她家。

利尔敦太太和莎拉面对面坐在厨房。她双手捂着脸，肩头随着抽泣不停地抖动着。莎拉拉着她的手，默默地回味着当年安迪被害后自己的悲痛心境。

“这事就这样了结了吗？”利尔敦太太无力地问道。

警察会来问一些情况的。

“然后我就要料理他的后事了，是吗？”

莎拉轻轻地点了下头。利尔敦太太又哭了起来。她浑身哆嗦着，脸上苍白得叫人心酸。莎拉一只手搭在她肩上，慢声细语地安慰开来，说起了自己的遭遇：她和安迪相爱时才